

佛印禪師與東坡居士

曹敬三

佛印禪師，宋代人，曾駐錫廬山歸宗寺，轉修禪宗，後轉執杖於鎮江金山禪寺，弘揚禪宗。佛印禪師名了元，辯才無礙。蘇東坡居士名軾，字子瞻，是宋朝第一大文豪，宋高宗讀其文章，推為「文章之宗」，是唐宋八大文學家之一。東坡居士之名，是因他謫官於黃州時，他在東面山坡處，築小房一間，以備公餘之暇，飲酒做詩，而自號東坡居士。居士，本是佛家尊稱學佛之在家信士，亦因此種下東坡向佛之因緣。東坡與佛印禪師接緣後，便常請教於禪師，且往來頻繁。以東坡根基之深，領悟性之高，加之佛印醍醐灌頂，二人佛理更為融合，故二人成為宋代方外友誼最深厚的一對僧俗。官場失意的蘇東坡屢被貶官，在鎮江對面瓜州任官時，即常前往廬山歸宗寺向佛印禪師請教。後佛印轉執杖於鎮江金山禪寺，東坡請教佛印，更為方便，而東坡對禪學佛理更為深入矣。

東坡之嚮往佛教、潛心佛理，固與他生命中各種坎坷經歷有關，但受其元配王姓夫人及侍妾朝雲亦皆信佛影響甚大。蘇軾之妻王氏，名閨之，卒於京師，臨終之夕，遺言捨所受用，命其子邁為畫西方阿彌陀佛。而妾

朝雲之去世，亦按佛儀，葬朝雲於惠州棲禪寺旁。無獨有偶者，其二眷除皆信佛，亦皆姓王。

王朝雲錢塘名妓，蘇官錢塘，絕愛幸之，納為侍妾。朝不識字，既侍子瞻，遂學習，粗有楷法。後從泗上比丘尼義衝學佛，亦通大義。朝雲敏慧異常，善伺東坡意。宋費袞《梁谿漫志》云：「東坡一日退朝，食罷，捫腹徐行，顧謂侍兒曰：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？一婢遂曰：都是文章。坡不以為然。又一人曰：滿腹都是見識。坡亦未以為然。至朝雲乃曰：學士一肚皮不合宜。坡捧腹大笑」。可見坡時不予我，而證朝雲之識坡之深也。有關佛印與東坡居士間趣事，略述於左：

一、暫借坐四大為禪床

東坡謫居瓜時，就常往廬山歸宗寺，請教於佛印禪師。佛印轉駐錫金山寺時，適東坡調任杭州知縣，道經鎮江，正是前往金山寺拜晤佛印的好機緣。坡到金山寺，值佛印與弟子入室，弟子各各入座，已無虛席。佛印曰：「此間無坐處」，東坡禪趣大發，謂：「可否暫借和尚四大為禪床？」佛印曰：「山僧出一轉語（禪門機

鋒轉語），汝若不假思索，即時答出，即請就坐；倘若尚待思索而後回答，就請居士留下腰間玉帶」。東坡素稱捷才，自信十足，就欣然對曰：「願即賜問！」佛印問道：「蘇大學士擬借山僧四大為禪床，怎奈山僧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請問居士將於何處借坐呢？」東坡一時語塞，正待思索，佛印即喝令侍者：「收取玉帶，永鎮山門」。迄今玉帶仍完好的陳設在金山寺五觀堂內玻璃櫥裏，讓遊客們欣賞憑吊，筆者也曾經目觀賞。

二、八風吹不動

蘇東坡居士在瓜州任內，看破人生和功名利祿，有所觀感，特賦詩一首，詩云：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，詩成，迅即令書僮渡江送給佛印禪師看，沒想到佛印禪師讀了他的詩後，不禁莞爾，並還批了「放屁」兩個字，叫書僮帶給正等著老友佛印說些讚美話的東坡。當東坡看到「放屁」兩個字，大為光火，立即坐船衝到金山寺，大興問罪，責問佛印道：「即使我的詩寫得不好，你怎可惡言傷人，罵我『放屁』？」佛印禪師笑道：「你不是自誇『八風吹不動』嗎？怎麼，祇一個『屁』字，就把你打過江來和我吵架呢？」蘇東坡啞口無言，隨著這對方外交誼真摯的老友，相互合十大笑！此便是佛門中「一屁打過江」的故事始末。

所謂「八風」，又名「八法」，即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，因此八法（風）常為世人所愛憎，而且又能動人心，所以叫做「八風」。當一個人在感情、事業上，一帆風順，揚揚得意之際，最易犯「滿招損」的心態，從而「衰敗」尾隨而來。當你「榮譽」加身時，說不定「毀謗」亦尾隨而至；即使你是標榜最清廉的人，也許有人毀謗你太不沾鍋的是大傻子呢！稱讚語剛剛聽到，還來不及高興時，「譏諷」的隨之而來，至於「快樂」的忘形時，那樂的盡頭「痛苦」便隨著來啦！所謂樂極生悲啊！隱地先生稱此「八風」為四對孿生兄弟。他說：「他們（指八風）禍福相連，像藍天白雲，時而碰撞，時而分離」。的確，通常一般人聞到讚美之聲，無不高興，但甚少有人聞過則喜的。就連心胸超然的宋代大文豪，詩詞書藝俱佳，且深明佛理的蘇大學士東坡居士，都不能接受老友佛印禪師的譏諷其詩「放屁」，而氣沖沖的渡江前來興師問罪，留下佛門「一屁打過江」佳話。由此可見世人不為「八風」動心的，鮮矣！要做到「八風吹不動」，我認為，祇有多多學佛，以佛言行為依皈。去除我執、我見，不計毀譽、不計名利、不計權位，「八風」既不能動其心，而人世間一切紛擾，人和人之間衝突，乃至政治的惡鬥，國和國之間的戰爭，均將消滅於無形，則社會一派和諧，而人們將永享安祥和平的生活了。